

《追日》中学院共同体的公共性危机

王 菊 丽

(鲁东大学 外国语学院,山东 烟台 264039)

摘要:当代英国著名作家麦克尤恩的小说《追日》通过表现后现代社会转型时期学院人的精神气质,揭示了学院共同体公共性失范的状况。在这部小说中,学院生活因深受消费社会价值体系和资本逻辑的浸润而被文化市侩主义的价值取向所主宰,专业知识被赋予了利己的商业价值而不是利他的社会价值。极端个人主义异化了人际关系,践踏了以共享、尊重、利他为主要成份的社会资本。以主人公为代表的个体心灵被追逐名利的欲望所困锁造成的心灵失序,是公共社会文化陷落的重要表征之一。作品通过对公共性失范状况的批判,表达了对社会转型所带来的生存困境的思考以及对共同体生活重建的呼吁。

关键词:《追日》;学院共同体;异化;公共性危机

中图分类号:I106.4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8039(2020)04-0055-06

伊恩·麦克尤恩(1948—)是当代英国著名作家,被英国人称为“我们的国民小说家”。他曾经这样谈到自己的文学创作:“我……重视一种纪实的品质,并且与社会及其价值观念相吻合;我喜欢思索个人隐私世界和包容了这些个人的公共生活领域之间的紧张关系。”“一部小说的创作……是一种发现的过程——在一个严峻的世界中,去发现人的价值的确切尺度。”^{[1]325} 麦克尤恩的这段话包含了他的文学创作的核心意旨,即通过对社会现实的关注,审视公共领域与私人领域之间的失衡,探讨个体应有的价值标准与社会实际价值观念之间的差距,也道出了他对公共性问题的关注,表达了公共性与价值观之间的关联。对此, Judith Seaboyer 评论道,麦克尤恩开启了一个向传统现实主义转身的姿态,在这个传统现实主义里面,私人领域在公共领域中得到观照,并以此作为探讨更广阔、更具有政治性话题的方式^[2]。

麦克尤恩的小说《追日》(2010)即通过对战后英国学院生活的揭示,展示了学院生活的公共性状况,传达了与之相关的伦理及文化危机等主题,以其“对世界状态的高度警觉……在他

的作品中传达了我们这个时代的精神”^{[3]2}。正如麦克尤恩所说,“我正在写一部以中心人物的弱点和缺陷为题的小说,他投身于气候变化的研究,但他的(人格)缺陷一直对他(本该造福人类)的研究形成羁绊。”^{[4]191} 之所以可以从公共性的维度探讨《追日》的文化危机主题,是因为“《追日》虽然讲述的是一个能源科学家的故事,表现的是他面对消费社会的堕落与危险,但麦克尤恩并非旨在强调科技对解决生态危机的作用,而是试图勇敢而缜密地打开一个面对自我和外部世界的伦理空间,这个空间不仅涉及人际关系,也涉及人与自然界的关系”^{[5]326}。在这里,“自我”的断裂、“人际关系”的异化、“伦理”的危机等都是现代社会公共性陷落的重要表征。

一、消费社会中的文化市侩主义

《追日》是一部以学院生活为背景、描写消费社会中学院文化世态的小说,作家以其强烈的批判倾向揭示了消费社会的价值体系对文化传统意义的颠覆,其中最典型的就是对文化市侩主义的表现。所谓文化市侩主义,是指“社会

收稿日期:2020-04-01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战后英国学院派小说的公共性研究”(17BWW071)

作者简介:王菊丽(1965—),女,黑龙江萝北人,文学博士,鲁东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

开始对一切所谓的文化价值感兴趣。社会为了它自身的目的,例如社会地位和身份,开始垄断文化”,“文化渐渐成为一种提升自身社会地位的重要武器”^{[6]187}。文化的消费主义特性成就了《追日》中文化市侩主义倾向,而消费作为晚期资本主义的核心本质和文化逻辑,侵染了西方社会的方方面面,异化了各共同体中人与人之间社会关系的性质,由此与公共性的危机产生了关联。

《追日》中的文化市侩主义首先表现在对待知识的商业化和功利主义态度上。这部小说本身就立足于以“知识人”为主的学术共同体,探讨知识赋予了他们文化人的身份、承载了他们对待知识本身的态度,同时,作为消费对象助力对文化市侩主义的揭露。小说中学院共同体中的成员都是拥有专业知识的学者,专业知识不仅是他们在学院中安身立命的支柱、成就其知识人身份的基础,同时也是他们追求社会地位、功名利禄的可交换物。主人公别尔德曾经是一个献身科学研究的物理学家,但是随着他对自身“商业价值”增值的追求,逐渐背弃了科学探索中求真、个体生活中求善、内在体验上求美的伦理选择,科学知识在他那里就变成了“有用性”(the useful)“审美性”(the beautiful)大于“真理性”(the truth)的东西、一种被巴迪欧称为“恶”的品质^{[7]80}。别尔德“时常开设系列学术讲座,相同的内容稍作变化、反复使用,讲来讲去都是当初为他带来诺贝尔奖的‘别尔德-爱因斯坦合论’的基础计算问题。他到处领奖章和勋章,接受荣誉学位,发表餐后演说,为那些即将退休或者行将火化的同事歌功颂德”^{[8]16-17}。名气是他关注的最重要的东西,科学研究以其交换价值则成了他换取声名的工具而非探索真理的对象。别尔德对待科学知识的功利主义态度成就了他文化市侩主义者的本质,因为“一个市侩者,即一个唯利是图者……看待和评价任何事物只从其功能和效用出发”^{[6]199}。

别尔德不仅以消费主义的价值逻辑对待具有学术意义的科学知识,他还以同样的行事逻辑对待自己的个人生活。消费主义掌控了他把知识当做商品追求的路径,也主宰了他的生活方式及其所体现的价值观念:一切都是为他个人而存在、为他自己所用的。“所谓消费文化是

指不是为了实际生存需要的满足,而是追求被文化形式所不断制造出来的欲望的满足的生存方式和价值观,它具体表现为把占有更多的物质财富和消费更多的高档商品作为人生成功的标志,并以此作为生存意义的源泉和人生价值的尺度。”^{[9]25}因此,在消费文化所主宰的社会里,商业化行为准则维系着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利益至上的利己主义价值观成为行事为人的出发点,而共同体生活中成员之间以利他性为主的尊重、共享等特质所维系的关系被遮蔽。

别尔德生活方式里的消费逻辑主要表现在他对待婚姻、两性关系及家庭极其不负责任的态度上,他以虚情假意的投入消费着他人的真情实意。他放任自己与其他女人的婚外情,却绝不容忍自己妻子出轨。这种只满足自己占有之欲而不负夫妻关系之责的生活态度,使他与最后一任妻子帕特里斯之间的关系不断恶化,直至不惜将他的同事奥尔德斯的死嫁祸于帕特里斯的情人塔平,这样既解决掉了他的情敌,也在无人知晓的情况下窃取了奥尔德斯的研究成果。尽管他已经和梅丽莎有了私生女,但他在激情之中向达林恩承诺会娶她,却从未想过兑现对达林恩的承诺,也没打算履行抚养女儿的职责。他的生活方式中所蕴涵的价值逻辑就是,只要于己有益,可以不择手段。这种生活价值观也是一种商品价值观,即一切为自我满足,一切努力只为交换价值,而且这种价值不一定是等价价值,而是对己利益越大越好。别尔德的生活准则异化了他和周围所有人的关系,直到最后众叛亲离,名誉和颜面扫地。

“现代人满足的源泉和社会理想行为的标准不再是工作劳动本身,而是他们的‘生活方式’”^{[10]34}。对于别尔德的生活方式中以商品价值代替文化价值的生活态度,丹尼尔·贝尔这样分析道:“资产阶级社会与众不同的特征是,它所满足的不是需要,而是欲求。欲求超过了生理本能,进入心理层次,它因而是无限的要求。社会也不再被看作是人的自然结合——如城邦和家族——有着共同的目标,而成了单独的个人各自追寻自我满足的混杂场所。”^{[10]68}在这段论述中,贝尔将个体满足自我欲求的心理特征与共同体生活联系在了一起,认为在这个单独个人追寻自我满足的社会空间里,没有共同

的目标可言,其实也就没有任何以“共享”“共存”为主要特征的公共性可言。因此,《追日》中别尔德的经历说明,消费文化及其价值逻辑导致了社会公共性危机;而在一个只有个人欲望的满足而无视他人利益的社会里,个体的与社会的危机与灾难都无可避免。

二、异化的人际关系

小说《追日》对主人公别尔德的性格塑造充分地阐释了当今社会以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异化为典型特征的公共性衰落。无论是作为学术共同体中的一员,还是作为整个社会中的一分子,读者通过别尔德的行为和思想都能够感受到人际关系的异化对公共性的破坏。

之所以说别尔德与他人之间关系的异化表现了公共性危机的状况,是因为从个人与社会的关系上看,“人总是社会性的人,总是生活在与他人的社会联系中。而公共性就与人的社会存在相关,总是生活在与他人的社会联系中”^{[11]2}。公共性的本质就是“维系一个群体的纽带,为群体所有成员所共享”^{[11]2}。由此看来,无论是学术共同体,还是社会共同体,它“不仅意味着一群人共同生活在一起,而且意味着他们之间形成了休戚与共的亲密关系和价值皈依”^{[12]5}。“个人在与共同体的关系中生成且蕴含个人间相互共享的情感、意识、行为方式等属性,即为人的公共性”^{[11]44}。共同体成员之间的关系应该以和谐、平等、共享、亲密等为主要特征,特别是“共享性”,“是公共性的本质属性”^{[11]44}。

纵观《追日》中别尔德的行为轨迹,一个具有原子主义特征、“将个人选择自己生活方式的自由置于绝对核心地位”^{[12]119}的形象跃然纸上。小说中别尔德几乎与所有人都处于紧张甚至是危机四伏的关系中。

别尔德与他人关系的异化首先表现在他与六个女人充满危机的两性关系上。“他每次婚姻都没拖过六年,而且始终没要孩子,这真可以算是某种成就了。他的太太们都早早预见到此人一旦当爹,会是怎样惨淡恐怖的局面,所以,为了保全自己,她们都溜之大吉。”^{[8]4}在诸多的两性关系中,无论是别尔德数次对婚姻的背叛,或者是最后一任妻子对他的背叛,都是婚姻状

态的危机以及婚姻秩序的混乱。这个问题可以从两个方面说明公共性失范的状态。首先,“被背叛了的婚姻”本身裹挟的是受到践踏的婚姻伦理和逐渐失范的婚姻共同体。当然,在别尔德多次破裂的婚姻上他要负主要责任,因为他是违反婚姻规范的主要责任人,是他把本该相互信任、共享美好、彼此依存等这些公共性最具有代表性的价值破坏殆尽。其次,别尔德多次的婚姻选择本身也表现出他非常个人化的价值观和生活方式,“为自己而活”的生活准则在婚姻共同体中造就的是两个无法相容的个体,使夫妻二人彼此排斥,相互疏远,和谐的两性关系应有的以“爱”为本质的公共性被原子化的生存状态和利己主义的价值观所颠覆。

在亲子关系中,由于别尔德拒绝对非婚生女儿承担起做父亲的责任,他根本无法给予女儿一个温馨和谐、充满爱意的家。他的冷漠、麻木与退缩,给女儿的心灵深处带来的是不安、焦虑与绝望,是亲情关系中公共性失范的又一典型例证。

无论是两性关系还是亲情关系,都被阿伦特定义为“私人领域”,是和“公共领域”相对应的一个社会场域,貌似可以不谈“公共”的问题。然而从另一个方面看,像别尔德这种与数任妻子以及女儿都形成了异化关系的故事,说明他的人际关系已经发展到了令人发指的地步。如果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都具有公共性意义的话,别尔德所面临的不仅仅是私人关系的危机,而且是一种公共性危机。

在小说《追日》中,麦克尤恩以一场触目惊心的凶杀案的叙述表现了别尔德与学术共同体其他成员之间关系的异化。与别尔德同处一个研究团队的青年博士后奥尔德斯对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别尔德崇拜之至,非常希望与他一起在解决全球能源危机的研究上做出贡献。但在学术理念上,奥尔德斯倾向于用无污染的太阳能作为新能源,代替产生污染的石油、煤和天然气,但别尔德更对风涡机感兴趣,尽管他自己也知道,“这玩意是该放弃了,它几乎吞噬了所有的预算,事情越搞越复杂,效益却越来越低。但是,当初这主意是别尔德出的,现在如果推倒重来,那对他个人就是场灾难。”^{[8]35}他其实非常清楚这是一个“无意义的目标”^{[8]37},沽名钓誉的

别尔德和真正为解决地球生态危机而努力的奥尔德斯显然不是同一类人,他们的生活目标迥异,他们的品格也相去甚远。所以,两个同处学术圈中的科学家因其奋斗目标的差异在小说中埋下了冲突的伏笔,“毫无心计”的奥尔德斯“只想做一点对这个星球有好处的事情”^{[8]43},他这种道德主义观念与别尔德饱含深重心机的工具主义和实用主义价值观形成鲜明对照。奥尔德斯与别尔德的第五任妻子帕特丽斯在家里私会被他发现,奥尔德斯在冲突中倒地碰到桌角身亡。别尔德心念一转,成功将杀人的嫌疑转嫁到他妻子的另一位情人——电工塔平身上,不仅为妻子的背叛向她的两个情人实施了报复,而且还在奥尔德斯死后将他的学术成果据为己有,达到了“一石三鸟”、出奇制胜的效果。在小说中,凶杀案是对人际关系极端危机状态的隐喻性表达,作家想借此带给读者的不只是对凶杀案的触目惊心之感,还有人与人之间异化关系之感。别尔德在与他人关系中表现出的利己性和极端个人主义、原子主义的生存状态,使情感共鸣、休戚与共的生存理念已经荡然无存,共同体成员以“具有共同利益诉求和伦理取向的群体生活方式”^{[12]6}建立起来的共同体正在陷落,以相互信任、彼此合作的态度共同生活的愿景已经无从说起。这个问题之所以触目惊心,是因为它已经伤及构建高质量公共性的共同体生活这个人类根本的生存理念,这个世界已不再是鲍曼意义上的“可以相互依赖的温馨而又舒适的地方”^{[13]3}。

别尔德与托比哈默的专利诈骗事件被揭穿的时候,托比哈默说,“我恨你,迈克尔。你对我说了谎,你是个贼”^{[8]339}。在这里,“恨”“说谎”“贼”都是对共同体成员之间应有的人际关系的彻底否定,它们分别是对“爱”“诚实”“共享”等公共性内涵的颠覆,代表着对维系公共性的道德底线的摧残,同时也是对公共性失范的人类生存状态最痛切的表达,而这正是当下人类生存最大的困境。

三、心灵世界的失序

正如好的社会共同体一定是有着公正的秩序和良好的风俗的共同体,美好的心灵世界也一定是内在有序的。在《追日》中,主人公别尔

德被描述成这样一个人物:“在内心深处,他是个唯我主义者,他的心里堵着一块冰。”^{[8]210}小说对他内心无序的心灵状态进行了描述,这种心灵的无序状态可以从公共性的视角进行解读。

在别尔德的内心中,自我与他人之间处于一种失衡的状态。他以自我为中心,将他人放置于自我之外,缺乏与人共享的共同体精神,忽视人类应该以共享、共存的方式存在这个真理性的观念,因此体现的是公共性失范的特征。而实际上,“人总是社会性的人,总是生活在与他人的社会联系中。而公共性就与人的社会存在相关。人在社会中生存和发展,这是公共性问题的存在论基础。……人只要存在,就总会与他人共享着一些东西……这些东西是维系一个群体的纽带,为群体中所有成员所共享,其本质就是公共的。”^{[11]2}因此,人类“应该倡导自我与他人、个人与社会、社会与自然相互统一、共享发展的主体和主体性……是建立在自由和平等基础上的相互共享性。这种相互共享的主体间性就是公共性”^{[11]序}。这种具有较高公共性水平的公共生活所内化的精神世界应该是利己与利他并存、自我与他人共融的心灵状态。

唯我独尊的人无视人是社会性存在这个根本属性,对巴迪欧来说,这种对真理的背叛就是一种伦理学意义上的“恶”。在《追日》中,麦克尤恩刻画了一个从情感世界到职场生涯都极度以个人利益为中心、心灵被“恶”所充满的校园学者形象,完全是一个“贪吃、贪财、贪婪、懒惰、傲慢、忌妒、易怒的人”^{[13]127}的形象,简直就是西方天主教里“七宗罪”的化身,完全有违至真、至善、至美的伦理境界。在鲍曼看来,在一个消费社会里,现实原则在快乐原则的进攻下每天被迫退让,不断限制自身,最后向现实原则妥协^{[14]50}。根据弗洛伊德心理学的人格理论,如果一个人的人格结构为遵循快乐原则的本我所掌控,那么遵循现实原则的自我和遵循道德原则的超我便无法施展,内在心灵便失去健全人格应有的秩序。而由于“本我不受逻辑、理性、社会习俗等一切外在因素的约束,仅受自然规律即生理规律的支配……,根本就不懂什么是价值,什么是善恶和道德”^{[15]28}。这种无视社会规约和道德规范、拒绝约束自己而给他人带来干

扰甚至伤害的行为是心灵失序的表现。由此看来,内在心灵的无序必然影响到人的社会性存在即公共性的质量,而公共性失范对人的生活而言是一种更冷酷而不是更和谐、更温情的模样。“公共性是人类生存的社会性本质的表现方式。没有公共性,就没有社会的正常秩序,而只能有自然的丛林法则,人的社会性存在就无异于动物的群体性生活。”^{[16]70} 在别尔德的内心,生存无异于就是对丛林法则的遵守,没有满足他人的意愿,也没有为他人负责的伦理价值取向。

在《追日》中,别尔德混乱的心性秩序作为一种文化性存在的失范也是其生活公共性陷落的表征,是其心灵粗鄙的表现。高尚的道德生活、优雅的生活品味以及人与人交往中所彰显的心灵之美是一种文化公共性的表现^{[17]2},“健全而优雅的自我”是个体的一种文化性存在^[18]。而别尔德的行为体现出个体优良的心灵秩序和公共性价值自觉的缺失,是“文化与心的严重疏离”,是“成问题的文化”。根据阿诺德的观点,“文化认为人的完美是一种内在的状态,是指区别于我们的动物性的、严格意义上的人性得到了发扬光大……使自己变得更美好。”^{[19]10} 对阿诺德来说,“完美是心灵和精神的内在状况的理念与我们尊崇的机械和物质文明的抵牾……与我们强烈的个人主义相抵牾”^{[19]11}。别尔德形象的塑造正是麦克尤恩对极端个人主义和自由主义泛滥所导致的个体优良心性秩序失范的公共性危机的批判。

《追日》通过对学院生活状况的书写展现了西方世界由工业社会向后工业社会转型时期的社会生活状态。小说通过对别尔德生活方式的表现告诉读者,受消费主义、个人主义、实用主义、利己主义等价值观浸润太久的公共生活已经丧失了公序良俗,生活其中的人们已不再选择“以伦理的方式存在”^{[17]117},展示了现代世界中共同体精神的式微及由此带来的公共性危机和社会伦理失衡。事实上,“对人类触目惊心的生活状况(如对社会习俗、行为准则以及禁忌等)的探索”,为麦克尤恩赢得了“我们这个时代最著名的描绘者”^{[20]1}的称号。麦克尤恩通过小说传达如下信息:科学与技术的进步能够解

决生态危机,却无法解决人类内在的精神危机和文化危机。愈演愈烈的伦理道德陷落与科技描绘的人类愿景之间渐行渐远。社会转型及其文化转型带来的公共精神和公共价值自觉的缺位,导致个体的精神粗鄙化和心灵秩序的混乱,最终引起整个社会文化失度的发生。因此,《追日》不仅是对学院共同体公共性困境的表达,也是对整个英国甚至整个西方社会文化状况的拷问。

参考文献:

- [1] 瞿世镜. 当代英国小说史[M]. 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8.
- [2] Judith Seaboyer. Sadism Demands a Story: Ian McEwan's *The Comfort of Strangers* [J]. *Modern Fiction Studies*, 1999(4).
- [3] Sebastian Groes. Introduction [C] // Sebastian Groes. *Ian McEwan: Contemporary Critical Perspectives*. London & New York: Continuum, 2013.
- [4] Ryan Roberts. A Thing One Does: A Conversation with Ian McEwan [C] // Ryan Roberts. *Conversations with Ian McEwan*. Jackson: University Press of Mississippi, 2010.
- [5] Shou-Nan Hsu. Truth, Care and Action: An Ethics of Peaceful Coexistence in Ian McEwan's *Solar* [J]. *PLL*, 2016(4).
- [6] 汉娜·阿伦特. 过去与未来之间[M]. 王寅丽, 张立立, 译. 南京:译林出版社,2011.
- [7] Alain Badiou. *Ethics: An Essay on the Understanding of Evil* [M]. New York: Verso, 2001.
- [8] 伊恩·麦克尤恩. 追日[M]. 黄昱宁, 译. 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2.
- [9] 鲍德里亚. 消费社会[M]. 刘成富, 全志钢, 译. 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0.
- [10] 丹尼尔·贝尔. 资产阶级的文化矛盾[M]. 赵一凡, 等译. 北京:三联书店,1989.
- [11] 谭清华. 从人的公共性到公共性的人[M].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5.
- [12] 韩升. 生活于共同体之中——查尔斯·泰勒的政治哲学[M].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
- [13] Greg Garrard. *Solar: Apocalypse Not* [C] // Sebastian Groes. *Ian McEwan: Contemporary Critical Perspectives*. London & New York: Bloomsbury, 2013.
- [14] Zygmund Bauman. *Community* [M]. Cambridge: Polity Press, 2001.
- [15] 陆杨. 精神分析文论[M]. 济南:山东教育出版

社,2001.

[16]郭湛. 社会公共性研究[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17]袁祖社. 文化与伦理——基于公共性视角的研究[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6.

[18]袁祖社. “文化公共性”的实践与现代个体优良心灵秩序的养成[J]. 西安交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4(4).

[19]马修·阿诺德. 文化与无政府状态——政治与社会批评[M]. 韩敏中,译. 北京:三联书店,2002.

[20]Sebastian Groes. A Cartography of the Contemporary: Mapping Newness in the Work of Ian McEwan[C] // Sebastian Groes. Ian McEwan: Contemporary Critical Perspectives. New York: Continuum, 2009.

Crisis of Publicity in Academic Community in *Solar*

WANG Juli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Ludong University, Yantai 264039, China)

Abstract: *Solar* is a novel written by the British writer, Ean McEwan, in which the spiritual state of the academics in the transitional period of post-modern society is conveyed to the readers and the anomie of the academic community is brought to light. In this novel, the writer tries to portray the academic life that is dominated by cultural philistinism in the consumer society and follows capital logic. In this community, expertise is endowed with commodity value and kept away from altruism. Human beings are alienated and their social capital that is originally characterized by sharing, respect and altruism is now destroyed. The inner spiritual life of the individuals represented by that of the protagonist is disordered by their strong desire to pursue fame and wealth, which is actually the representation of the decline of public social culture. With his critical attitude toward the anomie of publicity, McEwan's reflections on the dilemma of the people in the transitional period of society and his call for the reconstruction of public life as community are conveyed to the readers.

Key words: *Solar*; academic community; alienation; crisis of publicity

(责任编辑 梅 孜)